

# Analysis on the Coexisting Phenomenon and Cause of "Dai" and "Dao" in Qiyang Dialect

Yin Jianyu<sup>1,a</sup>, Huang Zhiyuan<sup>2,b\*</sup>

<sup>1</sup>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, Guilin University of aerospace technology, Gui Lin, Guang Xi, China

<sup>2</sup>School of Media and Art Design, Guilin University of aerospace technology, Gui Lin, Guang Xi, China

<sup>a</sup> 565946658@qq.com

<sup>b\*</sup> 66596639@qq.com

## ABSTRACT

There are two prepositions in Qiyang dialect: "Dai" and "Dao". They are opposite and neutral in form and meaning.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linguistic facts, it is found that "Dai" has objective non causative meaning, indicating "existence"; and "Dao" has subjective causative meaning, indicating "direction". The reason may be that the strength of the motion feature of predicate verbs restricts the choice of "Dai" and "Dao".

**Keywords:** Qiyang dialect, preposition, Dai, Dao

## 祁阳方言“待”与“到”并存现象及成因分析

尹建玉<sup>1, a</sup> 黄志媛<sup>2, b\*</sup>

<sup>1</sup>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, 桂林, 广西, 中国

<sup>2</sup>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, 桂林, 广西, 中国

<sup>a</sup> 565946658@qq.com

<sup>b\*</sup> 66596639@qq.com

## 摘要

祁阳方言表处所的介词有“待”和“到”两个，它们在形式和意义上存在着对立与中和。通过考察语言事实发现：“待”带有客观非使然的语义，表示“存在”；“到”带有主观使然的语义，表示“方向”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“待”和“到”前面的谓语动词，动词位移特征的强弱制约着动词对它们的选择。

**关键词:** 祁阳方言; 介词; 待; 到

## 1. 前言

介词在现代汉语语法中有较高的地位，也是当今语言学关注的热点问题。自《马氏文通》以来，国内学者对介词的研究较为深入，但相较于汉语共同语的处所介词来说，方言中的处所介词研究略显单薄。目前，已有学者对某一方言点内部之间的处所介词进行比较研究，如刘翠香<sup>[1]</sup>、郑炎霞<sup>[2]</sup>、郝红艳<sup>[3]</sup>、陈山青<sup>[4]</sup>。但是，祁阳方言的介词还没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，《祁阳方言研究》也未曾提及介词相关的语言现象，为本文的研究留了一定的余地。

普通话中表示处所的介词“在”，祁阳方言有两个介词与之对应：“待”[dai<sup>45</sup>]和“到”[tau<sup>45</sup>]。

两者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通用，如普通话“在这里玩会”，祁阳话可以说成“待果里耍下”和“到果里耍下”。但它们在意义和用法上又有差异，有的句中动词后面只能出现“待”，有的句子动词后面只能出现“到”，还有的句子动词后面两者都可以出现，所表达的意思不同，呈现出“待”和“到”两种不同表达形式并存的现象。那么，祁阳方言中出现这种并存现象的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介词短语“待 NP<sub>L</sub>”和“到 NP<sub>L</sub>”出现在不同谓语动词前后所表达的意义不同？决定语法意义不同的关键因素是介词还是动词？我们将在下文讨论“待”“到”在用法上的统一性和差异性，分析谓语动词位移特征的有无和强弱，以及造成两个介词并存现象的成因。

## 2. “待”与“到”用法的同一性

从祁阳方言日常口语的使用情况来看,在某些语境中“待”与“到”的用法没有明显的区别,只是体现出倾向性的差别,或者说两者的差别很小,呈现出语义中和的现象。“待”与“到”用法的同一性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:

### 2.1. 表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

“待”和“到”都可以与方所名词(名词性短语)构成介词短语,表示主体或客体的动作行为发生在某处所。根据动词和介词短语的前后顺序,可以分为两种情况:“待/到+NP<sub>L</sub>+V”和“V+待/到+NP<sub>L</sub>”。

介词短语出现在动词前面

- (1)a. 老弟喜欢待别个屋里耍。  
b. 老弟喜欢到别个屋里耍。弟喜欢在别人家玩。

介词短语出现在动词后面

- (2)a. 己把剩饭倒待猪栏里喂猪。  
b. 己把剩饭倒到猪栏里喂猪。他把剩饭倒在猪圈里。

### 2.2. 表动作行为发生的起点

“待”和“到”都可以与方所名词(名词性短语)构成介词短语,表示主体或客体的动作行为的起点处所,即普通话的“从...”。根据动词和介词短语的排列顺序,也可以分两种情况:“待/到+NP<sub>L</sub>+V”和“V+待/到+NP<sub>L</sub>”。如:

介词短语出现在动词前面

- (3)a. 妈妈待圩上买了糖油粑粑回来。  
b. 妈妈到圩上买了糖油粑粑回来。妈妈从集市买了油炸饼。

介词短语出现在动词后面

- (4)a. 果伴豆子鬼硬要待土里走。  
b. 果伴豆子鬼硬要到土里走。这帮小孩子非要到地里走。

## 3. “待”与“到”用法的差异性

### 3.1. 否定词搭配的差异

祁阳方言常用的否定的有“冇”“不”和“莫”三个,相当于普通话中的“没”、“不”和“别”。在祈使句中,只能用“莫+待+NP<sub>L</sub>+V”结构形式;在过去时中可以用“冇+待+NP<sub>L</sub>+V”或“不+到+NP<sub>L</sub>+V”结构形式;在现在时和将来时中用“不+待+NP+V”结构形式。如:

- (5)这么晚了,你怎么不在床上睡觉呢?  
a. \*果夜了,你哄尼不待床上困觉呢?  
b. 果夜了,你哄尼不到床上困觉呢?  
c. 果夜了,你哄尼有待床上困觉呢?  
d. \*果夜了,你哄尼有到床上困觉呢?

(6)新冠肺炎这么严重,你还不在于家里呆着!

- a. 新冠肺炎果厉害,你哈不待屋里缩到!  
b. \*新冠肺炎果厉害,你哈不到屋里缩到!  
c. \*新冠肺炎果厉害,你哈有待屋里缩到!  
d. \*新冠肺炎果厉害,你哈有到屋里缩到!

(7)别在外面闲逛!

- a. 莫待门前流起!  
b. \*莫到门前流起!

吕叔湘认为,现代汉语否定词“不”带有主观性,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意愿,“没”带有客观性,表达说话人客观陈述<sup>[5]</sup>。在祁阳方言中,否定词“不”带有主观性,“冇”带有客观性<sup>[6]</sup>。即“不”与“不”表主观,“没”与“冇”表客观。例(5)中b句表主观性的“不”与带主观意愿的“到”的语义符合,意为“时间已经很晚了,听话人应该在主观意愿上主动睡觉了,而事实上没有睡。”c句中表客观叙述的“冇”与带客观性的“待”语义相符合,意为“时间很晚了,听话人还没有睡觉这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。”同时,这两个句子都是过去时,当说话人说这句话时听话人的动作已经存在或者完成。例(6)a句是个祈使句,表主观性的“不”与带有客观性的“待”组合,可以理解为说话人的主观意愿和听话人的客观事实,意为“新冠肺炎很严重,说话人的主观意愿是希望听话人能听从自己的话,现在以及以后都能呆在家里。”例(7)b中,“莫”带有主观意愿,表示说话人的意愿是希望听话人不要做某事,因此,只能与表客观性的“到”搭配。

### 3.2. 介词短语的语义差异

沈阳指出,不同的结构形式可以表示不同的语义,表示处所的介词可以细分为“方向终点处所”、“存在位置处所”和“时间发生处所”<sup>[7]</sup>。这一点与祁阳方言相似。祁阳话“待”和“到”出现在动词前后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,同一动词选用的介词不同,其意义也会发生变化:“待”表示“存在位置处所”(简称“存在”),“到”表示“方向终点处所”(简称“方向”)。我们从动词和介词的结合情况入手,梳理了祁阳方言介词短语变化和语义差异的几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,动词后面只能接“到 NP<sub>L</sub>”,不能接“待 NP<sub>L</sub>”,表示主体或客体事物的“方向”。如:

(8)a. 船马上要开头了,细个子快回到船里头。

- b. \*船马上要开头了,细个子快回待船里头。马上开船了,小孩子快回到船里。

例(8)中“到”表示说话人希望小孩子从其他地方回到船舱里,有一个动作行为的变化,整个过程有动态性,而船里头是移动后的最终处所。“待”只能表示存在的处所,句意表明小孩子并不在船里头。

第二种情况,动词后面只能接“待 NP<sub>L</sub>”,不能用“到 NP<sub>L</sub>”,表示主体或客体事物的“存在”。

(9)a. 老人家不敢走远了, 怕死待路上。

b. \*老人家不敢走远了, 怕死到路上老年人不敢出远门, 担心死在路上。

例(9)用“待”表示死这个行为动作进行的存在位置处所, 具有静态性, 如果用表方向的“到”就意味着从一个地方转移到路上来死了, 带有动态性。

第三种情况, 在“V+待/到 NP<sub>L</sub>”结构中, 介词“到”可以省略, 意思改变不大, 但“待”不能省略。

(10)a. 回(到)座位上/搬(到)屋里/跳到马背上

b.\*回(待)座位上/\*搬(待)屋里/\*跳(待)马背上

例句(10)a中的“到”都可以省略, 变成“回座位上、搬屋里、跳马背上”, 意为行为主体从某一个地方回到座位上, 主体把客观事物从不在屋里的地方搬进屋, 从其他地方跳到马背上, 仍表示“方向”; b句如果省略“待”, 意思就由原来的“存在”变成了“方向”。

另外, 介词短语的前后位置变化也会引起意义变化。“待 NP<sub>L</sub>”可以出现在有些动词的前面或者后面, 表“存在”, 而“到 NP”只能在动词后表“方向”, 不能放到动词前面。

(11)a. 放待/到袋子 —— 待/\*到袋子放

b. 插待/到瓶里 —— 待/\*到瓶里插

(12)a. 回到/\*待座位 —— \*到/\*待/往座位回

b. 搬到/\*待屋里 —— \*到/\*待/向屋里搬

例(11)句中中介词短语“待 NP<sub>L</sub>”放在动词前后都可以表示事物的存在, “到 NP<sub>L</sub>”不能放在动词的后面。例(12)“到 NP<sub>L</sub>”可以放在动词后面表方向, “待 NP<sub>L</sub>”则不能出现在动词后面。我们还发现, 两者都不能出现动词前面, 如果要表示方向, 可以把介词短语“到 NP<sub>L</sub>”换成介词“往、向”, 构成往座位这个方向回、向屋里这个方向搬。

### 3.3 “使然”和“非使然”的差异

施其生认为, “‘非使然’的处所介词, 表示的‘处于’义是‘客观上如此’的; ‘使然’的处所介词, 表示的‘处于’义是‘有某种因素使其如此’的。所谓‘有某种因素使其如此’, 包括说话人使然、主客观可能性使然和施动者使然三种情况”<sup>[8]</sup>。通过考察发现, 祁阳方言表处所的介词也有这种差异存在。“待”带有客观非使然的意义, “到”带有主观使然的意义, 我们从以下三种情形来区分:

表示客观已然处所用“待”, 表示说话人主观意愿的处所用“到”。如:

(13)a. 小黄今日待屋里读书。

b. 小黄, 今日到屋里读书小黄, 今天在家学习。

例(13)a句是陈述句, 客观陈述小黄在家学习这种现实, 表已然; b句是祈使句, 表达了说话人要求小黄在家学习的主观意愿, 多表示未然。

表示客观已然处所用“待”, 表示客观事理、情势要求的处所用“到”。如:

(14)a. 那甲老人家果大咯年纪了, 哈待果里排队买票那个老年人这么大年纪了, 还在这里排队买票。

b. 你果大咯年纪了, 冇得必要到果里排队买票你这么大年纪了, 没必要在这排队买票。

例句中的b句含有表示客观事理、情势要求的意思, 用“待”的话表达的意思就不一样了。例(14)a不表示这种要求, 只是陈述客观上已然处所, 所以用“待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 b句也可以改成“待”, 只是在意思上会发生变化:

a. 你果大咯年纪了, 冇得必要待果里排队买票。

b. 你果大咯年纪了, 冇得必要到果里排队买票。

以上两个句子从普通话来看没有区别, 但是在祁阳话中有不同的意义。根据语义可知, a句中的“你”已经是在排着队买票了, “冇得必要”是针对他排队买票这一客观事实而言, 也就是说排队这种事实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, 并非客观事理的要求。b句意为不管“你”是不是在那排着队, 都可以不用排队, 在我们的观念里年纪大的老人享受特权, 理所当然不用排队。即a句中的处所仍是表示客观已然的情况, 与客观事理无直接关系, 而b句中的处所则与客观事理的要求有直接关系, “待”和“在”的差异依旧存在。

表示客观已然处所用“待”, 强调某处所是由施动者的主观意愿使然用“到”。如:

(15)a. 果只细个子哄尼待床上恰饭。

b. 果只细个子哄尼到床上恰饭这个小孩怎么在床上吃饭?

例句中用“待”、“到”都可以, 但是在语义上还是有差别。a句都在客观叙述已然的情况, b句则意为本来可以不该如此或不必如此, 但是由于某种因素使然造成目前的状况。b句表示说话人认为床上不是吃饭的地方, 但是他在那吃饭, 强调是某个施动者的主观意愿。

### 4. “待”与“到”并存现象的成因分析

在汉语发展过程中, 由于同义竞争或功能分化等原因, 使得一部分方所介词逐渐消失, 也有一些方所介词的相关引介功能消失<sup>[9]</sup>。但是, 在祁阳方言中, 意义和用法相似的处所介词“待”与“到”却可以共存。这是祁阳话有别于普通话的地方。那么, “待”表示“方向”、带有“使然”的语法意义, 而“到”表示“存在”、带有“非使然”义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如何造成的?

郝红艳认为,“方言中表“使然”的介词多数来源于具有“放置”义的动词<sup>[3]</sup>。例如沭阳方言中的“搁”本为实意动词,后引申为存在动词,如“他没搁家”。由于常构成介词短语置于动词前,最终语法化成表处所的介词,带有使然义。陈山青认为,介词的不同来源是“使然”“非使然”语义和形式对立的渊源<sup>[4]</sup>。介词“在”的非使然义是由动词“在”语法化而来,动词“在”只是表静态的客观存在。所以,动词“在”表静态客观存在的语义特征也传承给了介词“在”。而表使然义的处所介词“到”则是由“存在”义动词“到”虚化而成。

马文和陈文都注意到当地方言介词在语义上的不同,认为产生两套不同语义的原因是动词源于介词。但是,在汉语中,不仅介词都来源于动词(或者是[+V]成分),而且动词后标记“终点”的“在”、“到”也经历了由原始动词虚化成介词最终被主动词吸收词义、词形合并的过程。除了可以肯定动词后面接不同介词会影响句子的语义,句中的动词类型会不会起决定作用?沈阳提出,在汉语“V+待/到+NP”结构中,谓语动词的“位移特征(motion feature)”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,他把“位移特征”定义为:“动词包含的通过位移运动(motion)使得动词的主体或客体论元到达或存在于某个终点处所(end)的语法特性,或者说当主体或客体论元位于谓语动词前时,某些动词必须带上表‘方向’或‘存在’的词组而满足整个结构‘有界性’的语法要求。”<sup>[7]</sup>也就是说,动词有没有位移特征和动词位移特征的强弱,是造成不同类型的动词作谓语出现在介词短语“待+NP”或“到+NP”前后的形式差别,以及表示“存在”的“非使然”和表示“方向”的“使然”的语义差别。如果确实如此,我们需要先确定祁阳方言中动词“位移特征”的有无和强弱。

我们以《汉语动词用法词典》为蓝本,采用“动介搭配分析”,把1328个动词代入格式“V+待 NP<sub>L</sub>/待 NP<sub>L</sub>+V”和“V+到 NP<sub>L</sub>/到 NP<sub>L</sub>+V”进行测试。依据标准,测试对象中具有位移特征的有272个,约占20.48%,其它的词不具备位移特征。结果表明,大部分动词不具备位移特征。其中,动词后面可以加“到 NP<sub>L</sub>”或“待 NP<sub>L</sub>”的有179个;只能加“到 NP<sub>L</sub>”的有61个;只能加“到 NP<sub>L</sub>”的有32个。分类结果见下表:

表1 祁阳方言动词位移特征分类表

动词类别	动词数量	词汇意义	V+待+NP	V+到+NP	方向终点义	存在位置义
A类	61	强	-	+	+	-
B类	179	中	+	+	+	+
C类	32	弱	+	-	-	+
D类	1056	无	-	-	-	-

A类动词位移特征较强。这类动词后面只能加“到 NP<sub>L</sub>”不能加“待 NP<sub>L</sub>”(“到”有时可以脱落),表示“方向”。由于介词结构“到 NP<sub>L</sub>”只能放在动词

后,它们表“方向”始终不能改变,可见具有较强的位移特征较强。例如“传、闯、递、赶、逛、还、回”等。B类动词位移特征适中。这类动词后面加“到 NP<sub>L</sub>”和“待 NP<sub>L</sub>”都可以,但意思不一样。加“到 NP<sub>L</sub>”表示“方向”,加“待 NP<sub>L</sub>”表示“存在”。有的动词如“放、挂、躺、飞”等加“待 NP<sub>L</sub>”表“存在”时依然保留有表示“方向”的痕迹。例如“挨、安、安排、按、摆、搬、绑”等。

C类动词位移特征较弱。这类动词后面只能加“待 NP<sub>L</sub>”不能加“到 NP<sub>L</sub>”,通常表示“存在”。例如“暴露、病、成立、呈现、出、串、等、发表、发生”等。

D类动词无位移特征。略根据上面的统计发现,祁阳方言中有272个动词具有位移特征,A类动词位移特征最强,B类动词位移特征适中,C类动词位移特征最弱,谓语动词位移特征的强弱是介词短语“待/到+NP<sub>L</sub>”出现在动词前面还是后面的形式变化和语义差异的主要原因。但是,同一个动词既可以选择跟“待”结合,又可以跟“到”结合表示不同的意义,这又说明谓语动词和它前后的介词应该是相互作用的,即谓语动词位移特征的强弱对“待”和“到”有选择制约性。位移特征最强的动词前后只能出现“到 NP<sub>L</sub>”不能出现“待 NP<sub>L</sub>”,只能表示“方向”;位移特征居中的动词前后可以出现“待 NP<sub>L</sub>”和“到 NP<sub>L</sub>”,当动词选择“待 NP<sub>L</sub>”时表“存在”,当动词选择“到 NP<sub>L</sub>”时表“方向”;位移特征最弱的动词前后只能出现“待 NP<sub>L</sub>”不能出现“NP<sub>L</sub>”,只能表示“存在”。

## 5. 结论

综上所述,祁阳方言“待”“到”有时可以相互替换,两者表现出并存现象,但是,在用法和意义上又存在差异,两者体现对立的一面。这种并存现象的存在,有可能是介词来源于不同的动词造成的,但更多的可能是不同谓语动词有没有位移特征以及其强弱决定的,动词结构形式的差别,导致语义的多样性。

## 项目基金

本文为2019年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《桂北土话与湘南土话语法比较研究》(2019KY0817)的阶段性成果之一。

## REFERENCES

- [1] Liu, C.x. (2004). On Timely or Locative Prepositions of the Qixia Dialect in Shandong Province. *Dialect*, 2: 125-130.
- [2] Zheng, Y.x. (2010). On Temporal/Locative Prepositions te and xn of Hengshan Dialect in Hunan Province. *Dialect*, 1: 53 - 59.
- [3] Hao, H.y. (2015). on [dai], [ge] and [dun] in Shuyang Dialect, Diangsu Province. *Dialect*, 2: 151 - 158.

- [4] Cheng, S.q. (2018). Causedness vs. Non-causedness in Xiang Dialect in Miluo City, Hu'nan Province. *Dialect*, 4: 451–458.
- [5] Lv, S,x. (1980) XIANDAI HANYU BABAI CI. The Commercial Press, Beijing.
- [6] Huang, Z.y. (2020).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Grammatical Meaning of Negative word in Qiyang Dialect. *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*, 1: 118–124.
- [7] Sheng, Y. (2015). On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Chinese“V+ dao/zai NP<sub>L</sub>” and some related issues. *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*, 1: 118–124.
- [8] Shi, Q.s. (2006). Causedness vs. Non-causedness in Chinese Dialects. *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*, 4: 333–341.
- [9] Ma, M.y. (2019).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prepositions. *Journal of Henan Radio & TV University*, 4: 40–44.